

追忆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9月15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88岁。洪深曾说,“会演戏的演人,不会演戏的演戏”。表演上,朱旭始终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从艺的座右铭。他善于观察,勤于学习,刻苦钻研,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,先后塑造过数十个性格独特、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。他风趣幽默、细腻传神的表演,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烙印。2012年,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,82岁的朱旭又站在了北京人艺的舞台上,扮演《甲子园》中的姚半仙,这是他出演的最后一个话剧角色,至此,他在自己最爱的舞台上站了整整一个甲子。在《老爷子朱旭》一书的封面上,朱旭曾写道:“演员认认真真演好你所扮演的每一个人物,处理好每一句台词,几十年的路都是这么认真走过来的。”在北京人艺,很多人亲切地称他朱旭“老爷子”。朱旭谈自己很少,谈创作很多,他常说自己很幸运,他取得的成绩都受益于北京人艺。他始终与他最爱的北京人艺同在。本报邀请与朱旭相识多年的编剧梁秉堃,讲述朱旭“老爷子”在北京人艺的点滴往事,以表达对朱旭老师的怀念之情。

怀念朱旭“老爷子”

□梁秉堃



宝刀不老

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不少,然而像朱旭这样宝刀不老、依旧活跃在舞台上、银幕上和屏幕上的高龄表演艺术家却是绝无仅有的。仅就最近一些年来看——2003年,他已经阔别舞台10年依然参加了北京人艺以抗击非典为题材的话剧《北街南院》的演出;2005年,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,他毅然参加了北京人艺《屠夫》的复排演出;2008年,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再次参加了北京人艺《生·活》的演出;2012年,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的时候,他又参加了《甲子园》的演出……最有趣的是,朱旭每次演出以后都要说上一句:“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!”可是,到时候他就管不住自己,还会再演、再演、再再演。为什么呢?大约就是他对于舞台艺术那份掀不折、扯不断的深情厚意吧。虽然,他在创作时心里已经是“又想又害怕,越老越没底”,但是依然坚持着“我死也要死在舞台上”的崇高愿望。正如曹禺老院长所说:“许多年纪大、体力弱的伟大演员,死也不肯离开他的舞台。历史上很有一些演员,鼓尽最后一口气,读出悦耳的台词。天才的莫里哀是其中之一,他死在舞台上。他们的灵魂仿佛随流动的仙乐,在神妙的舞台上歌唱。他们像服了仙药。永远不死的青年,享受着无穷无尽的欢呼与赞美。赞美是蜜一般甜的。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,沉浸在人物创造的快乐中,这才是大海一般汹涌的吸引力。他比孙大圣还高明,一生岂止有七十二种形象变化?从前,京剧大师杨小楼,早被认为衰老,还要在舞台上献出他神奇的艺术;孙菊仙90岁,居然还要演唱《四进士》。这样对舞台的依恋岂是偶然?又何止是我们的前辈?舞台,对今天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来说,就是他们献身的圣坛。”

台上不口吃

朱旭在美国名剧《哗变》里扮演一个刚愎自用、自以为是的、盛气凌人、能言善辩、自尊极强,以至精神失常、语无伦次、口出秽言、性格偏狂的魁格舰长。此人物的塑造难度在于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行动作为,事件和情节全靠说出来,演员要一口气“干说”出

1800个字的长篇台词,不能慢,更不能断。开始,朱旭真的犯了愁,没了辙。怎么办呢?应邀来的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他:“魁格永远是正确的,永远是理直气壮的,没有乞求人理解的时候,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——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?!”这就启发朱旭一步步接近了人物,最后终于驾驭了角色。首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,观众听进去了,坐住了,并产生了极大兴趣和联想。演出结束以后,赫斯顿紧紧地抱住了朱旭,说:“谢谢!谢谢!”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:“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!”然而,又有谁知道,朱旭在生活中竟然是一个有口吃毛病的人啊!

“等着娘咽气”

《红白喜事》是一个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喜剧,朱旭扮演的三叔是一位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,头脑里既有小农意识影响的狭隘观念,又有社会开明思潮产生的新颖认识。为此,他在把握这个人物基调的时候,既要有点儿土味儿,又要有点儿洋味儿;既要有点儿粗俗浅显,又要有点儿高傲自负;既要有点儿认真实在,又要有点儿哗众取宠。对于这样一个从生活里走出来、性格反差比较大、语言相当风趣有味道的人物形象,观众不能不信,不能不笑,也不能不喜欢。

记得当时在排练的过程中,剧本是边排边边修改的,特别是全剧结束时郑老太太已经病危卧床不起,后事也已经准备妥当,在这种情况下,郑家兄弟们的台词应当既简练又深刻,最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那么,这里到底应当怎样设计呢?内容是什么,形式又该如何,大家议论纷纷,各抒己见,又莫衷一是。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会上,朱旭往往是不大发言的,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,常常没想好的事,没想好的话是不肯说出来的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,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的时候,他突然开了腔说:“你们听听,要由我来这么一句台词怎么样?”大家让他赶快说出来,他想了想说:“现在是万事俱备,就等着咱娘咽气咧!”他的话音未落,立即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。导演林兆华兴奋地马上拍板,就这样定了下来。这出戏是以喜剧的方式批评封建思想意识的,这样一句台词正好给全剧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幽默地画了



《哗变》

圈,点了题。而且朱旭在表演的具体处理上,在“现在是万事俱备”之后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停顿,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企盼,然后再用非常轻松的语调、语气说出:“就等着咱娘咽气咧!”应当说,这是一句想得深、说得俏的精彩台词,既有深刻的内涵,又有俏皮的形式;既让人容易记住,又让人不忍心忘掉。

矛盾中展现

朱旭在《三块钱国币》里扮演了一个穷大学生杨长雄。按照作者丁西林先生的解释,此人“能言善辩、见义勇为、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”。但是,杨长雄最后竟然被阔太吴某讥讽为“说话不通”,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故意打碎了对方的一只花瓶,有理真的变成了没理,无奈之下只好赔出三块钱国币。通过这个人物表现出的矛盾现象——庸俗有理,正义不通,确乎是可以发人深省、耐人寻味的。

朱旭在《名优之死》里扮演的琴师张先生。这个角色戏很少,几乎没有什么正经台词,但是他非常愿意扮演,因为张先生是一个有矛盾的人物形象。刚刚有点儿名气的京剧演员刘凤仙,开始演戏不认真,练功不刻苦,角儿的脾气也越来越大。张先生心里清清楚楚,很看不惯。由于是伺候角儿的琴师,只能礼节周到,说话和气,规规矩矩,因此对于凤仙的事也就不便说什么。他来到凤仙的房子里想帮其练练嗓子,可对方竟然还没有起床,于是,他把不满意的话说成非常恭维的话:“大小姐,还没起床哪?”当刘振声解释说“昨天晚上散了戏,又排了排新戏,睡得晚了点儿!”他明明知道这是师傅护着徒弟,言不由衷,却马上表示:“噫!是是是!”拿上胡琴一走了之。朱旭认为扮演这样一个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的人物,对于演员来说却是非常过瘾的事,因为通过抓住人物特定的矛盾就会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具体起来、生动起来。

我想,这正是朱旭“千百次探寻,千百次琢磨,才找到了‘自己的创造道路’。”这也正是北京人艺艺术魅力之所在。“写意中有写实,写实中有写意。”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北京人艺表演方法,老艺术家们掌握了,朱旭掌握了,一切后来者理应同样要掌握它!

首届中国(北京)演艺博览会落幕

北京市演出机构票房规模居全国首位

在日前举行的2018中国(北京)演艺博览会闭幕式暨演艺盛典上,一批北京2017年度在行业发展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剧(节)目和出品机构获得褒奖。此次评选活动由2018中国(北京)演艺博览会主办,共有话剧、戏曲、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演唱会等34个项目、41部作品或团队入选。最终,中央芭蕾舞团的《红色娘子军》、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《马兰花》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《茶馆》、上海京剧院的《曹操与杨修》获评北京2017年度演艺成就作品。

2018中国(北京)演艺博览会涵盖展览交易、主题峰会、剧目展演、开闭幕式暨演艺盛典五大活动板块。全球上千家演艺机构、3000多名从业者带来近万个演艺项目参与这场盛会。1.9万平方米的展演和15台30场优秀展演剧目吸引了近6万市民观展、观演。在博览会期间举行的“中国演出40年高峰论坛”上,北京

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表示,改革开放40年来,北京的演出市场日益繁荣。目前,北京市拥有艺术表演团体821家,演出经纪机构2086个,专业剧场149个,全年演出2.4万余场,观众上千万人次。北京市从政策、资金和举措等多方面入手,扶持艺术精品的创作生产和演出,让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剧院,享受高品质的艺术生活。

此外,另外一组数据则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,演艺市场的变化:1978年,北京市演出机构数仅35家,收入仅100万元;到2005年,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,其间经历了27年;而从1亿元跻身到10亿元(2011年收入11.84亿元),只用了5年时间。2017年这一数据则达到了17.17亿元,票房规模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,居全国首位。目前,全市每年演出约2.4万场,平均每天上演近70场,市民充分享受精神食粮、文化大餐。(京艺)

新作点评

在茫茫中原大地上,一条斑斑驳驳的老街,一片残雪覆盖的麦地,一群坚守书会的艺人,一曲传唱700多年的乡音,又把我带回到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代,带回到我魂牵梦绕的故乡。这是河南省歌舞演艺集团在成功演出大型方言剧《老汤》之后,又倾力排演的一台独具中原地域文化特色、原汁原味的方言剧《老街》,这台由王宏编剧、宫晓东执导、曲艺表演艺术家范军主演的新戏,让我沉浸在了浓浓的乡音、乡韵、乡情之中。

在豫南乡间,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,村子里哪能出得起大价钱唱大戏,都是在农闲的时候请来唱坠子的、唱河洛大鼓的、说评书弹三弦的艺人来上一段,花钱不多收益甚大,村子里到处都充盈着悠扬的曲调和悦耳的丝竹声,自然也洋溢着乡亲们获得了艺术享受之后的笑声。说实在的,我就是看着家乡的曲艺表演、听着耐人寻味的小曲儿长大的。原创新方言剧《老街》把我少年时代喜欢的马街书会,以崭新的艺术样式成功地搬上了戏剧大舞台,让这个生于民间、长于民间、传承于民间的草根艺术,风光光地登上了大雅之堂,这确是一件幸事和喜事。

河南宝丰马街书会诞生于元朝延佑年间(1315年),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,它历经战乱而不衰,饱受灾荒而不断。岁月更替,社会变迁,沧桑沉浮,书会一直生存着、延续着。只要平原上的树活着,人活着,书会就活着。它的强悍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?这台《老街》告诉我们:就在一代又一代曲艺人身上,就在中原这块大地上,就在普普通通的百姓心里。

该剧以马街书会为主线,艺术地呈现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,中原民间老艺人的苦难遭遇与命运的多舛,诠释了一代老艺人对曲艺艺术的坚守、对民族文化的担当、对天地良知的呵护,成功地塑造了七岁红这个有着大情怀、大志向、大追求,敢作敢为、敢于担当的人物形象。他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但却行走在精神的高处,他为了艺术,为了心中的曲儿,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,他一生都在不可为中求可为,在不可能中求可能,在不完美中求完美。在外人看来,他是一个不可思议、不识时务的人,但他认为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,才是他追求的人生价值。

剧中很有深度地展现了七岁红在人生境遇中做到的四个坚守:

一是他在苦难中的坚守。他从小失去父母,是个苦命的孩子,跟随师傅学艺,常年流落在外,过早地饱尝了人世间的苦痛与不公;青年时代又失去了情投意合的恋人,身心受到沉重打击;“文革”时期又被打成“黑五类”,失去了一个做曲艺人的资格;好不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,他又面临从未有的困难和问题。但他心中的念想始终没有变,他执著于艺术的那股韧劲始终没有泄,他追求的大目标始终没有改,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,生活在理想的精神世界里。

二是他在各种压力面前的坚守。首先来自曲艺队伍的变化与萎缩。老一代曲艺人相继过世,新一代曲艺人成长不起来,有成就的曲艺人有的改了行或下海经商。人心难聚到一起,队伍难拢到一起。面对诸多的难,他选择了坚守,选择了迎难而上。他首先从家庭成员做起,从身边人做起,从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做起。尽最大努力把曲艺人才留住,把曲艺的根保住。其次是来自社会的压力。时代进步了,生活富裕了,人民群众对曲艺的要求高了。在新的矛盾面前,他选择了在精益求精中去适应去满足,在创新创造中去坚守。

三是他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中的坚守。在突飞猛进的信息时代、网络时代,民族艺术、本土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如何在严峻的现实中,求得曲艺的生存与发展,这是时代向曲艺人提出的新课题。七岁红在极度焦虑与困惑的心灵挣扎中,依然选择了坚守。他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办书会,他汇集各方的英才办大赛,他出资请人办培训班,他为曲艺艺术尽一切所能办实事。

四是他在众多“不理解”中的坚守。一个人做到无愧容易,做到无怨无悔。剧中七岁红偏偏把无怨无悔做得彻底,做得无可挑剔,做得感天动地。面对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,面对各种利益与诱惑,当有的曲艺人放弃的时候,他选择了坚守;当曲艺人遭冷落受歧视的时候,他选择了坚守;当亲人要与他割舍亲情的时候,他选择了坚守;当延续700年的书会处于低谷的时候,他选择了坚守。

看这台戏,最让我惊喜的,是范军对七岁红这个艺术形象的舞台呈现,真可谓出神入化、鲜活生动、光彩照人。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之中,把人物情感和心理层次,演绎得细致入微、张弛适度、游刃有余。既有大江东去的磅礴,又不失小桥流水的婉约,既有叱咤风云的一腔豪情,又有一轮明月照庭院的柔情。人物的爱与恨、苦与乐、悲与喜,都巧妙地融入到七岁红一生的寻梦、筑梦、圆梦之中。一场场剧情,一幕幕场景,强烈地牵动着观众的情感,震撼着观众的心灵。范军塑造的七岁红,为戏曲舞台又增添了一个曲艺人的光辉形象。剧中曲儿、浪八圈、算破天、满口春、小凤、豆豆等舞台人物,一个个都性格鲜明、各有特色,有力烘托了主题指向和剧情推进。

《老街》把大主题、大背景、大场面,与一个老艺人的命运、马街书会的命运,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叠加在一起、融合在一起,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合力,既全景式再现了当年马街书会的盛况,又很有层次、很有意味地展现了大平原上的芸芸众生和世间百态,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中原风俗画。剧中大场面中穿插小场面,小场面中又有大场面,场面与时空的转换,拓展了表演空间,强化了舞台张力。全剧紧扣七岁红一家三代人的心灵纠结、情感纠结与志向纠结,深化了矛盾冲突,收到了“以小见大、以平凡见奇”的艺术效果。

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和优美质朴的曲艺旋律、曲艺唱段,转化为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艺术样式,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、舞台与生活的距离、演员与观众的距离,非常生活化、世俗化,同时又很时尚化,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、亲切感,强化了该剧思想与情感的渗透力和艺术感染力。《老街》让我又一次领略到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异彩纷呈,领略到一代中原曲艺人的生命韧性与精神高度。愿《老街》这样的方言剧,创作道路越走越宽广。



——观原创方言剧《老街》 □周大新

书人书会书魂

当『爱』穿越高山大海——中美双语音乐剧《当爱》

由李亨编剧并任艺术总监,美国外百老汇导演李迈执导,中美两国艺术家共同创排打造的中美双语音乐剧《当爱/Flood in the Valley》,近日在京上演并举行了专家研讨。该剧用话剧、音乐剧融合的方式,以汉语、彝语、英语三种语言交替演绎,讲述了两段发生在中美两国不同时空背景下,不同民族青年之间,迥然相异却又旨趣相通的关于“爱”的故事。

“音乐是我们最畅通的渠道”,该剧音乐总监、中方作曲刘党庆介绍,彝族音乐具有音调丰富、发音独特,唱腔优美细腻、旋律跌宕婉转等特点,《当爱》的音乐由两国作曲家共同创作完成,“哭嫁歌”等具有彝族特色的宣叙调和咏叹调,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原住民地区的传统挽歌、非裔美国人福音和摇滚等具有时代、民族印记的音乐相融相谐、交相呼应。与会专家表示,彝族的口弦、竖笛、咬笛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器乐演奏穿插在现场乐队的伴奏中,为全剧富有诗意、浪漫与张力的戏剧表演营造了扣人心弦弦的原生态音乐表现空间,序曲和尾声的联合交叉创作则体现了世界音乐超越国界的影响力、感染力与共通力。据悉,该剧是联合出品方“美国工合戏剧工作室”成立后,在中国大陆推出的第一个项目。同时,作为四川省2018年文艺精品创作生产规划项目,该剧还计划在国内巡演,并在2019年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赴美演出。(路斐斐)